

Er tong Wen xue

儿童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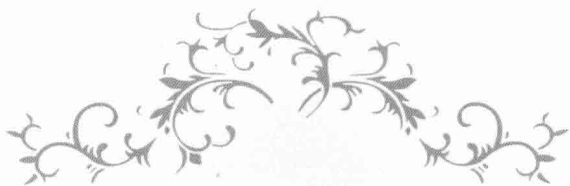
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

三三作品精选

三 三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

三三作品精选

三 三 ◎ 著



NLIC 2970710298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三作品精选 / 三三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4
(《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
ISBN 978-7-5148-0131-6

I. ①三… II. ①三… III. ①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7290 号

SANSAN ZUOPIN JINGXUAN
(《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丁顺华 孙玉虎

插图: 羊 羊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著者: 三 三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美术责编: 高 煜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插页: 4

印张: 12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6 千字

印数: 16700 册

ISBN 978-7-5148-0131-6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350028)

评委成员名单

Pingwei Chengyuan Mingdan

-
-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
著名诗人 高洪波
 - 中国政协常委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朱永新
 - 原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原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
束沛德
 -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中影集团一级编剧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张之路
 -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文学评论家 王泉根
 -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
朱自强
 - 《中国图书商报》社长 总编辑 党委书记 孙月沐
 - 《中华读书报》总编辑 王玮
 - 《出版人》杂志 总编辑 陈晓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诗人 儿童文学评论家 樊发稼
 - 著名诗人 作家 金波
 - 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 著名文学评论家 崔道怡
 - 原中国少年儿童文学新闻出版总社副总编辑 著名作家 庄之明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少读工委副主任 李学谦
 - 中国少年儿童文学新闻出版总社 儿童文学出版中心 总监兼《儿童文学》
杂志主编 徐德霞
-

颁奖词

Banjiangci

纯真、聪颖的三三凭借对童年生活的鲜活记忆和对当今少年的真切了解，精巧地编织出一个个关于成长的情趣盎然、色彩缤纷、感人至深的故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独特、惟妙惟肖。作者特别善于用新颖、别致的叙事方式和丰富、感人的细节揭示少年尤其是少女心灵的奥秘。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少年成长中的快乐、温馨、困惑和伤痛，温情脉脉地抒写了对生活、生命、情感、梦想的诗意感受，拨动小读者的心弦，引起他们强烈的感情共鸣。作品的语言文字清丽优雅，晶莹剔透，富有艺术感染力。



自序

zixu

我与短篇小说

三 三

我喜欢写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一种很见功底的文体。在有限的篇幅内，把一个故事讲得节制紧凑，风生水起，让人生和世界的某种本质折射在某一个细节里，这是长篇小说创作所不具备的特质。所以，有人贴切地把它比作“桌子上的舞蹈”。

从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到现在，七个年头过去了，如果把创作的短篇集在一起，也有不小的一堆了。对我来说，短篇小说的写作，纯粹是为了自我表达的需要，跟发表无关，跟稿费无关。当你心里有话说的時候，会自然而然地拿起笔，开始一个新短篇的创作。这些跟心灵有关的短篇小说，一般主观性都很强，充满了个人体验和经验。所以说，再没有比短篇小说更能泄露一个作家生命的秘密：他的脾气、情怀，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人生幽暗的充满细节的个人成长史，都在小说里了。





自序

这个集子收录了我近年来的新作，这些风格不断变化着的作品，记录着迷茫中那些不断地摸索和寻找，寻找一种更为妥帖的、有力的、属于我个人的表达方式。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磨合之后，它在我心里渐渐地明朗起来，清晰起来。现在，我和短篇小说开始建立起一种美好的、相看两不厌的关系。如果有段时间不写，就会感觉它在那里呼唤我，心里就会不安，就像一个人在外面待得久了，想赶快回到家里去。

自然，摸索和寻找仍旧会继续。

2010年冬天

时光中的孩子

{ 一 }

我上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穿过岁月的走廊，门铃声在我童年和那些静寂的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着，一直回响着。没有人来开门。

我等待着，脚步声由远而近，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门边，然后是那熟稔的一声响：吱嘎——然而，那扇木门静静地在时光中等待着。没有人来开门。

我回身看着院子，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点缀着白色细碎小花的茉莉花墙围成的篱笆里，是一畦菜一畦花的苗圃，韭菜新剪过，刀口未愈，清风正徐徐舔舐着它汁液鲜嫩的新伤。靠墙的地方，还是那个老锈斑斑的压水井，只是，井把新换过了，一根水管蛇一样蜿蜒着探进苗圃。石桌还在，只是没有记忆中高了，从窗前挪到了井边，青苔从地面漫上来，一只白铁皮水桶搁在上面。那个草顶的凉亭还在，还有凉亭边的秋千，我





记得，傍晚的余晖经过清风中簌簌摇曳的油绿的青草顶，在白色的炊烟被风送上天空，母亲呼唤孩子们吃饭的声音响起来之前，悄然移到秋千的正中央。

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我闻不到从墙那边父亲所在的咖啡厂里飘过来的馥郁而沉重的咖啡的香气，傍晚时从前面河堤方向飘过来的清新而微腥的河流的气息，在这个季节，空气里迷漫着的那种若隐若现的松木的清香，以及，透过贮藏室木门的缝隙，散逸出来的苹果熟透的令人愉快的香甜气味。我感觉不到那些逃学的日子里，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忐忑与寂寞，当下午的光影从草顶凉亭移至秋千上时，身体里突然升起的饥饿感，以及中午阳光的嗡嗡声中那种被寂静浸染的困乏与倦怠了。

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探出头来。

“你找谁？”女人疑惑地瞧着我，很快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并顺带望了一眼我的身后。

“请问……您住这儿吗？这所房子——”我紧张地看着门里那张略微不耐烦的中年妇女的脸。女人的头发散落在肩上，发际的边缘逐渐消融在身后房间的暗影里。她略歪着头，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用梳子不停地梳理着那匹头发。看得出，女人正准备出门，显然我来得不是时候。

“是的，我住这儿。”女人疑惑地看着我，手放在门把手上，好像接下来随时准备把门关上。

“我想看看……这房子。我……”我忽然结巴起来，不知该怎么说出我的来意。

站在那里，那熟悉而陌生的院子里，那扇千百次打开又关上的木门前，一种早已久违的感觉又回到我的身体，仿佛一下子又回到童年：当我紧张，我的脸会变得通红，心扑扑地跳着，说不成一个整句子。那一瞬



间，我又成为十年前那个肩头垂着两条细细的小辫，有着一双小鹿般惊恐眼睛的，羞涩而笨拙的小女孩。

女人警惕地看着我。

“我以前住在这儿，十年前……”我补充道。越过她的肩膀，我很快瞟了一眼她身后，啊，那下午光线渐暗的走廊，那一个个静寂的房间……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咖啡厂？……”

“对，那时候是咖啡厂家属院。我爸爸单位的房子……前面是厂房，和家属院只有一墙之隔。”我还记得从墙那边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弥漫在空气中的浓郁的咖啡香，在那些长长下午总是让人昏昏欲睡。

“你们哪一年搬走的？”

“我十二岁那年，应该是九〇年吧……我们是暑假前搬走的。”我都没参加那学年的期末考试，在考试的前一天，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我记得妈妈坐在院子的石凳上流眼泪，而我为不用参加即将到来的考试而暗自庆幸，在忙乱的搬运家具的人群中钻来钻去。

女人说：“我就是那年夏天搬进来的……先是租的，后来厂里新盖了宿舍楼，好多人搬走了，我们就把它买了下来。”女人说得很慢，看得出，她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都搬走了吗，原来住在这里的人？”

女人点点头。“去年咖啡厂也搬走了。听说，那里要建一座水上公园。”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想进来看看吗？”也许她只是客气一下，因为当我向她表示谢意时，她身子微微顿了一下，然后将门上的手放下来。

我再次谢过她，跟随她走进那所房子。



(二)

房门在身后关上了，静静地，没有一丝声音。我记忆中的那一声吱嘎声没有响起。他们给它上了润滑油。

我站在那儿，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被卷入时间的河道，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在暗淡的光线中，我闻到一种熟悉的气息：有着檀木的香，阴凉而清芬。它若有若无，就在鼻息之外，而当你使劲闻时，又消失不见了。那是这座房子的气息，这座房子灵魂的气息。越过空气中厚扑扑的酱菜味和一种熟悉的然而一时却叫不出名来的花香，我闻到了它。

女人回身看着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客气地说道：“你自己随便看看吧。”并指着门边一张椅子请我坐。椅子腿间，一双溅有新泥的大号球鞋，东一只、西一只地被胡乱脱在那儿，像两只抛锚的小船。女人说完，走到梳妆台前，又忙着梳起头来。

我又看到了以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长长的走廊，两边交错的房间，通向后面阳台的门上挂着帘子，阳台上有着探伸出去的长长的晾衣竿。阳光透过窄而长的玻璃窗照进来，像十年前那样把它的光辉洒在地板上。客厅里，靠墙的地方摆着L型的沙发，一只石英钟挂在对面的墙上，我们原来挂钟表的地方。我记得从走廊走向餐厅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块地板是松动的，踩在上面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雨天的时候，地板会潮湿，散发出一种旧地板的复杂气味。

我走进那一个又一个房间，隔着时光辨认出它们：我父母的房间，三个孩子的房间，餐厅……中午寂静而漫长，阳光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嗡



喻声中，人会变得昏昏欲睡。夜晚静得可怕，一颗果子从树上落下来，发出一声清脆悠远的声音：吧嗒，随即，世界又沉入了永恒的静寂。晚上临睡前，三个孩子喜欢在父母的大床上嬉闹，一天，弟弟突然一脚踩空，仰面跌下床去，他咧开小嘴刚想哭，姐姐飞快地把一块糖塞进他的嘴里……

廊前，那两只巨大的泡菜缸还在。巨大，笨重，上着古朴、厚重的黑釉。腊月十一是腌泡菜的日子。这天早上，母亲会早早起来，焚香膜拜，祈祝腌制顺利。母亲在寒冷的清水中清洗雪里红，再把它一层层码进泡菜缸里，码一层，洒一道酱料和盐……最后，在缸上面压上石头。我和弟弟站在旁边观看，鼻尖被冻得红红的，哈出的白汽雾一样在眼前升腾。我喜欢这种场面，宏大，忙碌，充满秩序和节奏感，并惊讶于母亲的手的娇艳：冰冷彻骨的清水把它们冻成了鲜红的胡萝卜。四岁的弟弟什么都想试一试，他刚把手伸进水里，登时冻得他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心疼地大叫着：“把他带走！快把他带走！”我像拎一只小鸡那样把乱舞乱蹬的弟弟给拎走了。

我走到过道里，一阵湿润的裹挟着海潮气息的穿堂风扑面而来，那是从前面不远处漂浮着海草与可乐瓶的海边吹来的。它曾经吹拂过三个孩子的童年，就在这里，在这房子的过道上，夏天最闷热的那些晚上，三个孩子争着睡在过道里那张长长的闪烁着琥珀色的黄木摇椅上。刚刚还在疯狂嬉闹的弟弟，突然之间就睡着了，他的小身子蜷缩在椅子上，轻轻地打着呼噜，手里还紧紧攥着几粒椒盐鹰嘴豆。在那花萼般的细脖颈上，有一块褐色的浆果般的胎记。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他都像个天使。

女人已经把头发盘了起来，紧匝匝，铁桶一样坚实，密不透风。她匆匆走到外屋，端进来一个白铁皮水盆，半盆清水中浮着几朵蓝蓼花。那蓝



色的花朵娇艳欲滴，像是刚刚采摘下来，花瓣上还莹莹滚动着晶亮的露珠。现在，她正举着浑圆的白胳膊把那娇艳的蓝蓼花簪到鬓边。

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蓝蓼花节啊。每年的今天，盛装的女人们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将原野上采来的蓝蓼花捣成汁液来染布。刚才来的路上，我看到穿着盛装的女人们三三两两朝广场的方向去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把娇艳的蓝色花朵插在发髻上，我想跟她谈谈蓝蓼花节，还有那个广场，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她就站起身，风风火火地又出去了。

女人回来时，已换上新做的绸衣：孔雀蓝里掺着月亮的白，紧腰身，大裙摆。当她在屋里走动，塔夫绸裙发出窸窣窣窣的声音，让人没来由地不安起来。我想起从前，每年的蓝蓼花节这天，母亲也会穿这样的衣服。我把脸埋进她裙子的褶皱里，贪婪地呼吸着她身上的蓝蓼花的气息。忙乱中，母亲像推一只小狗那样把我给推开了。

女人弯下腰，由于裙身紧，她不得不极力弯腰才够得着自己的鞋子。我走过去，像以前给母亲系鞋带那样，在她跟前蹲下来。小时候，母亲总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像个贵妇人一样端坐着让人给她系鞋带。我在女人那双千层底蓝花布鞋上，系了一个双蝴蝶结。那个结打得漂亮极了，端正繁复，无以伦比。八岁到十岁之间，我着迷于各种绳结的打法，曾一度反复练习。

女人脸上露出微微的惊讶。我告诉她，每年的这一天，母亲的鞋带都是我系的。

“那时的蓝蓼花节也在广场上？”女人问。

“是的。广场旁边有一条河，说是河，其实是条发绿了的臭水沟。”

“现在那条河没有了，被填平了，上面建起了一座大商场。”女人伸



出双臂画了一个弧形，比画着它的规模。

“刚才我过来时，看到广场上那座马的雕塑也没有了。小时候我们经常爬到马背上玩。”

“是的，你再往西边新区那边走一走，会发现好多地方都变了，不一样了。”

女人走过去，把百叶窗拉开，让阳光更多地照进来。房间顿时亮堂了好多。桌子上的香水瓶在熠熠闪光。用彩色珠子串成的帘子在清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摆。透过方格形的窗户照在地板上的阳光像一汪融化了的蜂蜜。这时，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眼睛：一个小男孩站在一辆小自行车旁边，乌黑卷曲的头发紧贴在脑门上，一双清澈的眼睛又温和又镇定地看着镜头。那模样和神态，像极了一个人。

她也扭头看着墙上的照片，说：“那是我儿子小时候……现在快回来了，一放学他就踢球去了。”

“我弟弟也喜欢踢球。”我轻轻地低声说道。一种久远的感伤重又涌上心来。

“他也是在这房子里出生的吗？”

“是的。他就出生在这个房子里。还有我和姐姐，我们都是在这个房子里出生的。听我母亲说，替我们接生的是一个瘸腿的老医生。镇上有一半的人都是他接生的。”

“是这样。他就住在对面那条街上。”女人接着说道，“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你母亲肯定很欣慰。”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不。那年从这搬走后，她一直没有好起来。”她永远不会好了，从那个夏天起，她被那个不幸打倒了。

“我弟弟死了。”我望向窗外。从这个方向，可以看到对面氧气厂那





一排厂房。那里原来是一个陡坡：一块建得高高的、闲置了多年的地基。

“六岁那年，他从这个坡上骑车摔下去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骑车向坡下冲去，然后就不见了……这么多年来，我常常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他向坡下冲过去的那一幕。那短短的一瞬，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忘记。当我哆哆嗦嗦地哭着在坡下面找到他时，他躺在那里，身上没有一点外伤和灰尘，那张脸那么安详，乖巧，有着不属于尘世的俊美，像个天使一样。上帝把他带走了。

“哦。”女人说。她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我们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女人说道：“我以前听说过，有个男孩在那儿出事了……不知道是你们家的孩子。”

“是我弟弟。”

“唉，可怜的孩子！”

“那年夏天，我们就从这里搬走了。母亲垮了，她整天哭……这房子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会让她想起我弟弟。”

女人说：“唉，你母亲当然很难过……唉，我能想象得出。”

当我哭着跑回家告诉母亲，她正在做饭，手里的一摞碗咣当一声落在地上，碎成千万片，她瘫在那堆碎片之上，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当她跌跌撞撞地跑到坡下，人群自发地为我们让出一条道来，一个邻居家的女人迎上来，像是要拦住她，又像是要抱住她。母亲推开她，她看到她的小儿子躺在那里，一脸的安详与无辜，像是睡着了一样。她的脸惨白得吓人，目光又空又直，她叫着，把他抱起来，拼命摇晃着，好像这样就能把他从那深深的、黑暗的睡眠里唤醒一样……

那时，我还不太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我被母亲的那个样子吓坏了。天啊，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噩梦般的、天塌下来的感觉。



“那年他几岁，你弟弟？”女人问。

“六岁。”

“八四年的？和我儿子同岁。”

我点点头，抬头看着墙上的照片：那白皙的、俊美的脸，那微微卷曲的头发，那眼睛那么宁静，清澈，仿佛暴风雨过后的海洋……他多像我的弟弟啊。

女人说：“我从不让他去坡上玩。他很乖，也从来不去那里。”

一阵清脆欢快的自行车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从窗口向院子里望去，一个男孩坐在自行车上，用胳膊肘撑开院门，歪歪扭扭地骑车进来了。一只足球放在前面的车筐里。他下了车，自行车就那么往墙上一靠，转身朝这边过来了。

我心里一热，这停车的动作——就那么往墙上一靠——多么熟悉，在那些黄昏，在母亲呼唤孩子们吃饭的声音响了多次之后，才听到弟弟那辆破旧的小自行车的咔咔声在院子里响起来。弟弟带着玩兴未尽的不情愿从自行车上下来，把车子往墙上一靠，转头冲屋里大声喊着“我回来了”，咚咚咚地向屋里跑去。

男孩大步走到院子里的水井前，用一只白铁皮水瓢接了一瓢水，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地喝起来。我从窗口看着他，心忽然紧跳了两下。高高的个子，微微卷曲的黑头发，因为背对着这边，我看不到他的脸。我等着他转过头来。

女人说：“我儿子回来了。”

“他已经那么大了呀。”我从窗口看着院子里的男孩。

“一会儿，让他带你看看吧。”

“好的。”